國語/卷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晉語五

國語卷第十二
晉語六
作者：左丘明　春秋

晉語七

趙文子冠

趙文子冠，見欒武子，武子曰：「美哉！〈武子，欒書。禮：既冠，奠贄于君，遂以贄見卿大夫。美哉，美成人也。　案：「遂以贄見卿大夫」，公序本作「遂以贄見於卿大夫先生」。〉昔吾逮事莊主，〈莊，莊子，趙朔之謚，大夫稱主。趙朔將下軍，欒書佐之。〉華則榮矣，實之不知，請務實乎。」〈榮者，有色貌。實之不知，華而不實也。〉

見中行宣子，宣子曰：「美哉！〈宣子，晉大夫，中行桓子之子荀庚。〉惜也，吾老矣。」〈惜己年老，不見文子德所至。〉

見范文子，〈文子，范燮。〉文子曰：「而今可以戒矣，夫賢者寵至而益戒，不足者為寵驕。〈智不足者，得寵而驕。〉故興王賞諫臣，逸王罰之。吾聞古之王者，政德既成，又聽於民，〈詢于芻蕘，聽謗譽也。〉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，〈工，矇瞍也。誦，誦讀前世箴諫之語。〉在列者獻詩使勿兜，〈列，位也，謂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諷也。兜，惑也。　案《述聞》卷二一：「『兜』當為『　』。《說文》：『　，癰蔽也。從人，象左右皆蔽形，讀若『瞽』。『勿　，謂勿癰蔽也。』」〉風聽臚言於市，〈風，采

也。臚，傳也。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。〉辨祆祥於謠，〈辨，別也。祆，惡也。祥，善也。行歌曰謠，「丙之辰」、「檿弧箕服」之類是也。〉考百事於朝，〈百官職事。〉問謗譽於路，有邪而正之，盡戒之術也。〈術，道也。〉先王疾是驕也。」

見郤駒伯，駒伯曰：「美哉！〈駒伯，晉卿郤錡。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。」〈恃年自矜。〉

見韓獻子，〈獻子，晉卿韓厥。〉獻子曰：「戒之，此謂成人。成人在始與善。始與善，善進善，不善蔑由至矣；〈蔑，無也。〉始與不善，不善進不善，善亦蔑由至矣。如草木之產也，各以其物。〈物，類也。〉人之有冠，猶宮室之有牆屋也，糞除而已，又何加焉。」〈糞除，喻自修潔。〉

見智武子，武子曰：「吾子勉之，〈武子，晉卿，荀首之子荀罃。〉成、宣之後而老為大夫，非恥乎！〈成，成子，文子曾祖趙衰也。宣，宣子，文子祖父趙盾也。言文子二賢之後，長老乃為大夫，非恥乎。欲其修德早為卿也。〉成子之文，宣子之忠，其可忘乎！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，導法而卒以政，可不謂文乎！〈導，達也。志，記也。佐，助也。先君，文公也。以政，得政。〉夫宣子盡諫於襄、靈，〈襄，文公子、靈公父。〉以諫取惡，不憚死進，可不謂忠乎！吾子勉之，有宣子之忠，而納之以成子之文，事君必濟。」〈濟，成也。〉

見苦成叔子，〈苦成叔子，郤犨。〉叔子曰：「抑年少而執官者眾，〈執官，為大夫。〉吾安容子。」

見溫季子，〈溫季子，郤至。〉季子曰：「誰之不如，可以求之。」〈言汝不如誰，可以求其次。不欲其高遠。〉

見張老而語之，〈張老，晉大夫張孟。〉張老曰：「善矣，從欒伯之言，可以滋；〈滋，益也。〉范叔之教，可以大；韓子之戒，可以成。物備矣，志在子。〈物，事也。人事已備，能行與否，在子之志。〉若夫三郤，亡人之言也，何稱述焉！〈不足稱述。〉智子之道善矣，〈道，訓也。〉是先主覆露子也。」〈先主，謂成、宣。露，潤也。　案：《述聞》卷二十一：「露與覆同義。」〉

范文子不欲伐鄭

厲公將伐鄭，〈厲公，晉景公之子州蒲。伐鄭，鄭從楚故也。在魯成十六年。〉范文子不欲，曰：「若以吾意，諸侯皆叛，則晉可為也。〈為，治也。〉唯有諸侯，故擾擾焉。凡諸侯，難之本也。〈叛輒伐之，故為難本。〉得鄭憂滋長，焉用鄭！」〈楚必救之，故憂益長。〉郤至曰：「然則王者多憂乎？」文子曰：「我王者也乎哉？〈言俱諸侯。〉夫王者成其德，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，故無憂。〈方，所在之方。賄，財也。〉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，故多憂。〈我，晉也。〉子見無土而欲富者，樂乎哉？」〈無土求富，行不得息。〉

晉敗楚師於鄢陵

厲公六年，伐鄭，〈六年，魯成十六年。〉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、魯之師。〈苦成叔，郤犨。欒黶，欒書之子桓子。郤犨如齊，欒黶如魯，皆乞師。〉楚恭王帥東夷救鄭。〈恭王，楚莊王之子箴也，或作審。東夷，楚東之夷。〉楚半陣，公使擊之。欒書曰：「君使黶也興齊、魯之師，請俟之。」郤至曰：「不可。楚師將退，我擊之，必以勝歸。〈將退無鬥心，擊故可勝。〉夫陣不違忌，一間也；〈違，避也。忌，晦也。間，隙也。晦，陰氣盡，兵亦陰，故忌之。經書，六月甲午晦，晉侯及楚子、鄭伯戰于鄢陵。〉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，二間也；〈南夷，據在晉南。不與陣，不欲戰。〉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，三間也；〈雖俱陣，不整齊。〉且其士卒在陣而譁，四間也；〈譁，囂也。〉夫眾聞譁則必懼，五間也。鄭將顧楚，楚將顧夷，莫有鬥心，不可失也。」公說。於是敗楚師於鄢陵，欒書是以怨郤至。〈怨其反己，專其美。〉

郤至勇而知禮

鄢之戰，郤至以韐韋之跗注，三逐楚平王〈案：「楚平王」，札記引惠棟說：「『平』，當作『共』。」〉卒，〈三君云：「一染曰韐。」鄭後司農說：「以為韐，茅蒐染也。韐，聲也。」昭謂：茅蒐，今絳草也，急疾呼茅蒐成韐也。凡染一入為縓。跗注，兵服，自要以下注於跗。〉見王必下奔〈下車奔走。〉退戰。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，〈工尹，楚官，襄其名。問，遺也。〉曰：「方事之殷也，〈事，戎事。殷，盛也。〉有韐韋之跗注，君子也，屬見不穀而下，無乃傷乎？」〈屬，適也。傷，恐其傷。〉郤至甲胄而見客，免胄而聽命，〈免，脫也。〉曰：「君之外臣至，以寡君之靈，間蒙甲胄，〈蒙，被也，被介在甲胄之間。〉不敢當拜君命之辱，為使者故，敢三肅之。」〈禮，軍事肅拜。肅拜，下手至地。〉君子曰：勇以知禮。〈禮，軍禮。〉

范文子論內睦而後圖外

鄢之役，晉人〈案：「晉人」，公序本作「大夫」。〉欲爭鄭，〈與楚爭鄭。〉范文子不欲，曰：「吾聞之，為人臣者，能內睦而後圖外，〈睦，親也。〉不睦內而圖外，必有內爭，盍姑謀睦乎！〈姑，且也。〉考訊其阜以出，則怨靖。」〈訊，問也。阜，眾也。靖，安也。言內且謀相親愛，乃考問百姓，知其虛實，然後出軍用師，則怨惡自安息。〉

范文子論外患與內憂

鄢之役，晉伐鄭，荊救之。〈荊，楚也。〉大夫欲戰，范文子不欲，曰：「吾聞之，君人者刑其民，〈以刑正其民　。〉成，而後振武於外，〈成，平也。〉是以內和而外威。〈威，畏也。〉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，〈刀鋸，小人之刑。弊，敗也，日敗，用之數也。〉而斧鉞不行。〈斧鉞，大刑。不行，不行於大臣也。〉內猶有不刑，而況外乎？夫戰，刑也，〈言用兵猶用刑。〉刑之過也。〈刑殺有過者也。〉過由大，〈由大臣也。〉而怨由細，〈怨望者由小細民。〉故以惠誅怨，〈誅，除也。〉以忍去過。〈忍以義斷。〉細無怨而大不過，而後可以武，刑外之不服者。今吾刑外乎大人，〈外者，刑不及也。〉而忍於小民，〈忍行之於小民。〉將誰行武？武不行而勝，幸也。〈幸，徼倖也。〉幸以為政，必有內憂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，又無內憂，詎非聖人，必偏而後可。〈詎，猶自也。偏，偏有一。〉偏而在外，猶可救也，〈在外，外有患也。〉疾自中起，是難。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。」〈釋，置也。〉

范文子論勝楚必有內憂

鄢之役，晉伐鄭，荊救之。欒武子將上軍，范文子將下軍。〈上下，中軍之上下也。《傳》曰：「欒書將中軍，士燮佐之。」又曰：「欒、范以其族夾公行。」〉欒武子欲戰，范文子不欲，曰：「吾聞之，唯厚德者能受多福，無德而服者眾，必自傷也。〈不義而彊，其弊必速。〉稱晉之德，諸侯皆叛，國可以少安。〈稱，副也，副晉之德而為之宜。諸侯皆叛，不復征伐，還自整修，則國可以少安。〉唯有諸侯，故擾擾焉，凡諸侯，難之本也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，詎非聖人，不有外患，必有內憂，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！諸臣之內相與，必將輯睦。〈不復征伐，無所爭也。〉今我戰又勝荊與鄭，吾君將伐智而多力，〈力，功也。將自伐其智，自多其功。〉怠教而重斂，大其私暱而

益婦人田，〈暱，近也，私近，謂嬖臣。大謂增其祿。婦人，愛妾也。〉不奪諸大夫田，則焉取以益此？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，將與幾人？〈徒，空也。與，辭也。幾人，言必多。　案：「幾人，言必多」，發正卷一二：「『必』字疑『不』之誤。言委室徒退而不作亂者有幾人乎？」攷異卷三：「案『必』當作『不』。」〉戰若不勝，則晉國之福也；戰若勝，亂地之秩者也，〈亂地，亂故地也。秩，常也。〉其產將害大，盍姑無戰乎！」〈產，生也，言其生變將害大臣。〉

欒武子曰：「昔韓之役，惠公不復舍；〈韓之戰，秦獲惠公，在魯僖十五年。〉邲之役，三軍不振旅；〈楚敗晉師於邲，在魯宣十二年。師敗軍散，故不能振旅而入。〉箕之役，先軫不復命：〈晉人敗狄于箕，先軫死之，故不反命於君，在魯僖三十三年。〉晉國固有大恥三。今我任晉國之政，〈任，當也，武子時為上卿。〉不毀晉恥，又以違蠻、夷重之，〈違，避也。蠻、夷，楚也。〉雖有後患，非吾所知也。」〈不能慮遠。〉

范文子曰：「擇福莫若重，擇禍莫若輕，〈有二福擇取其重，有二禍擇就其輕。〉福無所用輕，禍無所用重，晉國故有大恥，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，〈不相聽，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隕於韓，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，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。〉盍姑以違蠻、夷為恥乎。」

欒武子不聽，遂與荊人戰於鄢陵，大勝之。〈鄢陵，鄭地。〉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，怠教而重斂，大其私暱，殺三郤而尸諸朝，〈三郤，錡、犨、至也。尸，陳也。產將害大是也。〉納其室以分婦人，〈納，取也。室，妻妾貨財。〉於是乎國人不蠲，〈蠲，潔也，不潔公所為。〉遂弒諸翼，葬於翼東門之外，以車一乘。〈翼，故晉都，匠麗氏也。厲公侈，多外嬖，反自鄢，欲盡去群大夫，而立其左右，欲以胥童、夷羊五、長魚矯為卿，故殺三郤。長魚矯又以兵劫欒書、中行偃，將殺之，公不忍，使復其位。魯成十七年冬，厲公游于匠麗氏，欒書、中行偃執公。十八年正月，使程滑弒公，葬之以車一乘，不成喪也。〉厲公之所以死者，唯無德而功烈多，服者眾也。〈烈，業也。服者眾，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，敗狄于交剛。十三年敗秦于麻隧。十五年盟于戚，會吳于鍾離。十六年敗楚于鄢陵，會于柯陵伐鄭。十七年同盟于柯陵。〉

范文子論德為福之基

鄢之役，荊壓晉軍，〈壓，謂掩其不備。《傳》曰：「甲午晦，楚壓晉軍而陣。」〉軍吏患之，將謀。〈謀所以拒扞。〉范匄自公族趨過之，〈匄，范文子之子宣子也。自公

族，為公族大夫。〉曰：「夷灶堙井，非退而何？」〈夷，平也。堙，塞也。使晉軍塞井夷灶，示必死，不復飲食。非退而何，言楚必退也。《傳》曰：「塞井夷灶，陳於軍中，而疏行首」是也。〉范文子執戈逐之，曰：「國之存亡，天命也，童子何知焉？且不及而言，姦也，必為戮。」〈言議不及匄，而匄言之，是為有姦，故必為戮。〉苗賁皇〈案：「苗賁皇，公序本作「苗棼皇。」〉曰：「善逃難哉！」〈文子欲匄讓大臣。不掩蓋人，是為避難。〉既退荊師於鄢，將穀，〈穀，處其館、食其穀也。《傳》曰：「晉師三日館穀。」〉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，〈公戎車馬前。〉曰：「君幼弱，諸臣不佞，〈佞，才也。〉吾何福以及此！吾聞之，『天道無親，唯德是授。』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，〈庸，用也。焉用知天不先授晉以福使勝楚，而勸楚修德以報晉乎。〉君與二三臣其戒之！〈戒，備也。〉夫德，福之基也，無德而福隆，猶無基而厚墉也，其壞也無日矣。」〈隆，盛也。墉，牆也。〉

范文子論私難必作

反自鄢，范文子謂其宗、祝〈宗，宗人。祝，家祝。　案：「祝，家祝」，公序本作「祝，祝史也」。〉曰：「君驕泰而有烈，〈烈，功也。〉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，而況驕泰乎？君多私，今以勝歸，私必昭。〈私，嬖臣妾也。昭，顯也。〉昭私，難必作，〈寵私必去舊，去舊必作難。〉吾恐及焉。凡吾宗、祝，為我祈死，〈祈，求也。〉先難為免。」〈免，免於亂。〉七年夏，范文子卒。〈晉厲公七年，魯成十七年。〉冬，難作，始於三郤，卒於公。〈公殺三郤，欒、中行畏誅，乃弒公。〉

欒書發郤至之罪

既戰，獲王子發鉤。〈發鉤，楚公子茷。《傳》曰：「囚楚公子茷。」　案：「楚公子茷」，發正卷一二：「『茷』是『茂』之誤。」〉欒書謂王子發鉤曰：「子告君〈使告晉君。〉曰：『郤至使人勸王戰，及齊、魯之未至也。〈言勸楚王使與晉戰，乞師於齊、魯，時尚未至，言晉可敗。〉且夫戰也，微郤至王必不免。』〈微，無也，言郤至見王必下趨，故得免。〉吾歸子。」〈子告晉君如此，吾令子歸楚。〉發鉤告君，君告欒書，欒書曰：「臣固聞之，〈固，久也。〉郤至欲為難，使苦成叔緩齊、魯之師，己勸君戰，〈案：此句下，公序本有注文：「己，郤至也。」〉戰敗，將納孫周，〈孫周，悼公周也。〉事不成，故免楚王。然戰而擅捨國君，而受其問，不亦大罪乎？〈問，謂弓也。〉且今君若使之於周，必見孫周。」君曰：「諾。」欒書使人謂孫周曰：「郤至將往，必見之！」郤至聘於周，公使覘之，見孫周。〈覘，微視也。〉是故使胥之昧與夷羊五

刺郤至、苦成叔及郤錡，〈胥之昧，胥童也，及夷羊五，皆厲公嬖臣。〉郤錡謂郤至曰：「君不道於我，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，雖死必敗，君必危，〈案：公序本作「雖死必敗國，國敗君必危」。〉其可乎？」郤至曰：「不可。至聞之，武人不亂，〈勇而不義，則不為武。〉智人不詐，〈為詐，則不為智。〉仁人不黨。〈不群黨。〉夫利君之富，富以聚黨，〈利君寵祿，以得富，得富故有徒黨。〉利黨以危君，君之殺我也後矣。〈後，晚也。〉且眾何罪，鈞之死也，不若聽君之命。」〈鈞，等也，等一死，不欲為亂。〉是故皆自殺。〈《傳》曰：「三郤將謀於榭，長魚矯以戈殺之。」言自殺，取其不校自殺之道。〉既刺三郤，欒書弒厲公，乃納孫周而立之，實為悼公。

長魚矯脅欒中行

長魚矯既殺三郤，乃脅欒、中行〈謂與胥童共脅之。脅，劫也。欒、欒書，中行、中行偃也。〉而言於公曰：「不殺此二子者，憂必及君。」〈言二子懼誅，必將圖君。〉公曰：「一旦而尸三卿，不可益也。」對曰：「臣聞之，亂在內為宄，在外為姦，御宄以德，禦姦以刑。〈禦，止也。以德，以德綏之。以刑，謂誅除。〉今治政而內亂，不可謂德。除鯁而避彊，不可謂刑。〈鯁，害也。〉德刑不立，姦宄並至，臣脆弱，不能忍俟也。」乃奔狄。三月，厲公弒。〈魯成十七年十二月，長魚矯奔狄。閏月，欒、中行殺胥童。十八年正月，厲公弒。〉

韓獻子不從欒中行召

欒武子、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，〈匠麗氏，嬖大夫家。〉乃召韓獻子，獻子辭曰：「弒君以求威，非吾所能為也。〈求威，求立威。〉威行為不仁，事廢為不智，〈威行於君為不仁，事廢不成為不智。〉享一利亦得一惡，非所務也。昔者吾畜於趙氏，〈畜，養也。韓獻子見成養於趙盾。〉趙孟姬之讒，吾能違兵。〈孟姬，趙盾之子趙朔之妻，晉景公之姊，與盾之弟樓嬰通，嬰兄趙同、括放之。姬譖同、括於景公，景公殺之。時獻子能違其兵難，卒存趙武，未可脅與殺君。在魯成八年。〉人有言曰：『殺老牛莫之敢尸。』而況君乎？〈尸，主也。〉二三子不能事君，安用厥也！」中行偃欲伐之，欒書曰：「不可。其身果而辭順。〈果，謂敢行其志。〉順無不行，果無不徹，〈順者，人從之，故無不行。果者，志不疑，故無不徹。徹，達也。〉犯順不祥，伐果不克，〈克，勝也。〉夫以果戾順行，民不犯也，〈戾，帥也，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，故民不犯。〉吾雖欲攻之，其能乎！」乃止。